

甘地夫人與印度政治危機

沈鈞傳

被判非法競選

甘地夫人自一九六六年初繼夏斯屈出任總理以來，聲望一再扶搖直上，她的許多措施，證明她是一位精明強幹的女政治家，尤其在一九六七年的大選中，國大黨聲望大跌，由原來超過三五〇席的壓倒性多數，而減少到二七九席，僅超過半數廿四席。甘地夫人爲了重振國大黨的聲威，以免在一九七一年大選可能遭到更大的挫敗，開始收攬民心，採取了包括將十四家銀行國有化的許多「社會主義措施」，但不幸却遭到國大黨內部元老派集團的反對，使甘地夫人的政策無法貫徹，於是她開始整黨。早在夏新屈總理逝世後，她和元老派重臣德賽（Morarji Deesai）爭奪總理職位，已開罪了黨內元老；一九六九年七月，她將反對實行「社會主義措施」的副總理兼財政部長德賽免職，造成了國大黨內部的裂痕；繼而在同年八月的總統選舉中，她不理會元老派支持下院院長爲候選人，而甘冒違反黨紀的罪名，支持獨立派的吉里（V. Giri），終於擴大了黨的裂痕，最後國大黨終於在該年年底分裂爲二。甘地夫人所領導的國大黨新派，於分裂後在國會五二三席中，僅掌握二二八席，並非絕對多數，幸賴親俄共黨的支持，得繼續當政。在這一年多的過渡時期，她曾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高唱社會主義，其目標在把一個落後、貧窮、混亂與陷於宗教和語言衝突的印度，帶向社會化的道路。一年多的政績，使她的聲望日隆，再加上適逢糧食豐收，她的家世聲望和婦女、青年的支持，使得她在一九七一年三月的大選中，獲得全部下議院五二一個議席中的三五〇席，鞏固了新派國大黨在國會的領導地位，而甘地夫人本人就是在這次選舉中，以十八萬三千票對七萬一千票擊敗社會黨領袖納瑞昂（Raj Narain），當選爲猶塔布拉德希（Uttar Pradesh）省巴雷里選區（Rae Baraeli Constituency）的議員。納瑞昂在選舉後心有不甘，遂千方百計，尋求毛病，控告甘地夫人違規競選，經過四年的纏訟，終於在今年

甘地夫人與印度政治危機

六月十二日，經阿拉哈巴德（Allahabad）高等法院法官辛哈（Jag Mohan Lal Sinha）判定有罪，指控甘地夫人在一九七一年的競選中確有違法行爲，並禁止其在今後六年間不得從事任何公職。

一九七一年選舉後，甘地夫人的對手納瑞昂向法院控告的理由有下列五端：

- (一) 擅用政府官員替她從事競選活動。
- (二) 以超出規定三萬五千盧比（合美金四千五百元）的經費從事競選。
- (三) 運用地方官員和警察，替她安排羣衆大會。
- (四) 對支持者贈送毛毯與衣物。
- (五) 迫使印度教徒投票。

這一案子經阿拉哈巴德高等法院四年的調查和審訊，今年三月間，甘地夫人還親自出庭替自己辯護，然後等待古加拉特（Gujarat）省議會選舉舉行後（爲避免影響國大黨的聲望），在六月十二日才宣告判，在被控五項罪名中第（一）和（三）項罪名成立，判定甘地夫人當選無效，取消她的議員資格，並判定她在一九八〇年前不得擔任公職。這是印度獨立廿七年來，總理被告進法院還是首次，其結果不但出人意料，也屬歷史性的創舉。

此案經辛哈法官宣判後，甘地夫人的辯護律師立即要求暫緩執行判決，以便向最高法院上訴，辛哈法官乃特准延緩執行廿天。如果最高法院將她的上訴案駁回，那麼甘地夫人就要被迫退出國會，依印度法律規定，應該在宣判後六個月內辭去總理職位。

政敵逼她引咎辭職

六月十二日阿拉哈巴德高院宣判之後，印度的四個非共反對黨：社會黨（Socialist Party）、印度民族黨（Bharatiya Lok dal）、國大黨反對派（Congress Party (O)）以及人民黨（Jana Sangh）的領袖立即致電

正在克什米爾渡假的總統阿默德（Fakhrudin Ali Ahmad），表示他們不再承認甘地夫人的總理地位，並敦促他立即返回新德里處理憲政危機。雖然這四個反對黨在國會中並不構成多數，不足以推翻國大黨政權，但是其聲明已在印度發生了巨大的心理影響，不僅許多報紙為文主張她應辭職，國大黨內部也不乏要求她下野的人物，而一般首都的民衆，反應也不盡相同。據合衆國際社所作的調查顯示，大多數人均相信這是一項極為公平的判決，至於甘地夫人的去留問題，有人認為：「在道德上，甘地夫人已喪失了執政權，如她有正義感，就應立即職辭」；有人則認為：「她應當辭職，然後向最高法院上訴，以求公斷」；有些人則感慨地指出：「這一判決太過輕率，她應該繼續留任」；更有人說：「她和母親一般，正努力使國家脫離貧窮，而人們則不讓她的希望實現，上帝對她何其殘忍」。

國大黨在面臨反對黨和輿論壓力之下，經甘地夫人在私宅與法律顧問及內閣開會商後，發表一份由國大黨領袖和其他黨員連署的聲明，表示「在國家利益前提下，全黨同志對她的領導充滿信心，同時要她繼續領導內閣」，但是來自各反對黨的政敵要求她辭職的呼聲正逐漸高漲。

甘地夫人於六月十二日被判選舉違規後，復於翌日公布的西部古加拉特省議會選舉中未能獲得多數議席，成為國大黨遭受到的第二次嚴重挫折。當一九七二年上屆選舉時，在省議會一六八席中，國大黨囊括一四〇席，但去年初，因學生和工人發生騷動，議會遂告解散，後經國大黨元老德賽的絕食抗議，才獲准重新選舉。古省是印度國父甘地的故鄉，傳統上是國大黨「固若金湯」的堡壘，因此甘地夫人特地親自出馬，替古省國大黨候選人盡力助選，並將其個人聲望繫於這次選舉的結果，同時這次選舉也可以說是國大黨明年初全國大選的前哨戰，可是很不幸的甘地夫人所領導的國大黨却慘遭「滑鐵盧」，在一八一一個議席中，雖然沒有任何黨派取得絕對多數席，但是由五個主要反對黨組成的「人民陣線」〔Janata (Peoples) Front〕以八七席居領先地位，國大黨以七四席居次，其他為農工黨十二席，獨立黨八席。保守派的「人民陣線」是由一九六九年國大黨分裂出來的元老派領袖所創，以反對甘地夫人及其社會主義政策為宗旨，現已在他小黨支持下在古加拉特省當政。甘地夫人在不到廿四小時內，先後遭受兩次打擊，對於明年初的全國大選勢將受到某種程度的影響。

甘地夫人在面臨雙重挫折之後，曾經對一大批聚集在她寓所前的支持者發表演說稱：「對於法院的判決，我沒甚麼可講，但是我希望說明者，便是在當初競選時，任何警方的戒備與保護都是由省政府所安排的」，至於她是否有意辭職，未作任何直接的表示，不過對於未來她却很自信地表示：「自從當選以來的四年中，反對黨曾盡一切可能要趕我下台，但是四年來印度已以一強大國家的姿態出現，並曾充滿信心地面對不少內外危機」。

除了反對黨要求甘地夫人辭職外，她還面臨另一位大的政敵，那就是現年七十二歲的人民運動領袖納拉揚（Jayprakash Narayan）的反對。納拉揚早年為甘地不合作運動的信徒，少年時曾留學美國，其後返回印度，成為國大黨左翼領袖，也是印度獨立後第一位總理——甘地夫人的父親——尼黑魯的盟友。納氏在印度爭取獨立期間，曾多次被英國當局拘捕入獄。他雖然大半生沒有在政府中出任高職，自一九五四年開始，他甚至於沒有參加正式的政治活動，然而當尼黑魯於一九六四年逝世時，很多人認為他很可能成為尼氏的繼承者。

後來納氏因患有糖尿病和心臟病，未再從事積極的政治活動，僅在家鄉比哈爾（Bihar）省從事社會工作，同時他又是當地工會的重要領袖之一，協助土地開發和改善教育設施工作。他宣揚「和平革命」，主張不使用暴力。一九七四年初開始積極活動，力求推翻甘地夫人政府，首先他在家鄉比哈爾省發動一次針對政府的反貪污運動而聞名全國，其後他領導在比哈爾省的示威遊行，提出反貪污和改革選舉的呼籲，企圖迫使省政府改組，後來他又將這一運動擴大到全國各地，指責甘地夫人以民主其名行獨裁之實，要求全國起來推翻甘地夫人的領導。

最近甘地夫人因選舉訴訟被判有罪，以及國大黨在古加拉特省選舉失敗之後，納氏立即展開一項全國性運動，他在一項演說中表示：「甘地夫人和她的盲從者若決定她繼續留任總理，實在是一項最無恥及令人懷疑的行動。它不單祇是違反法律，同時更違背公德及民主的實踐」。

國大黨支持她留任

儘管印度反對黨連續發動靜坐示威，各報輿論紛紛要求甘地夫人下台，但是她本人却一再試圖保持權力，她曾向羣衆表示：「我國過去面對過許多

挑戰，如孟加拉解放鬥爭，最近的經濟危機，每一次考驗都使我國愈益堅強，而從這次危機中，我國將會獲得新的力量。」同時她又警告稱：「要求我辭職，祇有使長期敵人巴基斯坦稱快」。很顯然的她有意使個人的政治前途的掙扎，轉化為國際問題。

六月十六日，在要求甘地夫人辭職聲中，發生了第一次的反對派與警察衝突，右派人民黨的狂熱份子並衝進「全印電台」，抗議廣播與電視台「蓄意歪曲新聞」以迎合甘地夫人的戀棧。反對派還聲言，如果她在六月廿一日再不引咎辭職，就要領導一個全國性的集體示威遊行，但是從甘地夫人的各次演說中，可以發現她始終認為沒有做錯任何事，並一再強調要繼續鬥爭下去。

國大黨各省的領袖於六月十七日在新德里集會，經過一場激烈的黨內權力鬥爭後，最少有十二個省的首席部長採取了一項決議案，決定在上訴期間甘地仍得留任總理，而其他各省的首席部長顯然對甘地之去留持有相當保留的態度。緊接着在第二天，五百餘名國大黨國會兩院的議員一致通過一項信任案，要求甘地夫人留任總理及繼續擔任黨的領袖，在一片「英迪拉甘地萬歲聲中」她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支持。議案的主要內容是：「甘地夫人是今日印度的復興和人民奮起的象徵，目前國大黨和國家都比以往更需要她的領導和指導」。國大黨主席巴路亞（D. K. Barroah）在宣佈通過議案時說：「印度就是英迪拉，英迪拉就是印度」。從國大黨內部的這些表現看，甘氏似已鞏固了她在黨內的領導地位，無形中也鼓勵她從事個人獨裁統治。

對於法院訴訟案子，甘氏原希望最高法院能讓她「絕對無條件留任」，直到正式判決為止，可是最高法院的法官伊雅爾（V. R. Krishna Iyer）在聽取雙方辯護後，判定甘氏在上訴期間可以繼續留任總理，但不得在國會投票，在法院來說，對她顯然已有所遷就，同時也維護了法律的尊嚴。可是印度夏季國會會期將於八月開始集會，屆時甘氏身為執政黨總理而不能投票，暫時留任並無任何實質意義，反而對她個人和國大黨是個很大的諷刺，其內心之不滿也就可想而知了。因此夏季國會極可能因而延期，然而對反對黨而言，將無法容忍。

反對黨和納拉揚的反貪污運動，是威脅甘地夫人最大的兩股暗流，兩者合而為一，勢將動搖她的領導基礎，因而她面告十萬支持者說：「有一個組織正在策動一項陰謀，企圖推翻她的領導，這些力量甚至於會採取暗殺手段，

以置她於死地。從她的言論來看，對於兩大反對勢力，顯然已有所恐懼。六月廿一日，反對黨的工人和納拉揚的支持者終於發動一次龐大的羣衆示威行動，乘着裝有擴大器的出租汽車，高呼要求甘氏辭職的口號，繼而在六月廿五日，納拉揚和五個反對黨領袖公開「直接驅逐甘地夫人」的運動，首都和全國各地均有類似的羣衆大會和遊行示威活動，主持人納拉揚聲言，甘氏一日不下台，驅甘運動一日不息，同時還煽動全國「不要服從命令」。這些情形正是自一九四二年英國當局逮捕聖雄甘地以來最大的一次政治離心運動，如果甘地夫人無意辭職而任由情勢發展，很可能給印度帶來更大的動亂與不安。

宣佈緊急狀態大捕反對派

六月廿六日清晨，甘地夫人宣佈擴大自一九七一年印巴戰爭以來的全國緊急狀態，以對付威脅國家安全的內部紛亂，她親自經由廣播宣稱：「分裂份子企圖以挽救民主之名而破壞民主。國家的完整有賴於強有力的行動」。同時她還譴責「有人煽動武裝部隊及警察叛變」。在緊急狀態宣佈後，政府根據一九七一年頒佈的國家安全法規的規定，對涉嫌威脅公眾秩序者，無需審訊得逕行逮捕。根據這一法規最初被捕下獄者達數百人，其中包括納拉揚、社會黨領袖納瑞昂、前國大黨副總理兼財政部長德賽、右派自由黨（Svatantra Party）領袖摩迪（Pilo Mody）、前國大黨部長莫他（Asoka Motta）、馬克思共黨領袖巴蘇（G. Basu），其他還包括甘氏執政國大黨的同僚如塞克哈（Chandra Shekhar）等主要政敵。稍後政府又宣佈管制新聞，所有新聞需經政府審核後，始能在國內外發表，外國新聞社也一體遵行。因此印度與其他國家的通訊會中斷數小時，同時翌日首都都有十三家紙因停電而無法出刊，民衆靠廣播獲得消息。

印度實行緊急統治後廿四小時內，孟買、克拉拉省南部和邁索爾省中部若干地區曾發生零星的示威遊行，古加拉特省則有暴亂事件發生，不過就整個國家而言，可以說仍然相當寧靜。

翌日，甘地夫人組織一個以她為首的七人緊急委員會，專門檢討每日國內情勢。同時全國廿二省（廿省由國大黨執政）的省議會大多數通過議案，支持甘地夫人的緊急統治權。至於宣佈緊急狀態的原因，她說：「國內最大的危機，來自極右與極左的兩翼人士」。又說：「緊急法令並非一項反民主

的步驟，而是要將國家納入正軌的一項嘗試」。接着她又稱：「有人對武裝部隊和警察試圖進行滲透，更有人公然呼籲民眾發動叛亂，軍警不要服從司令」。甘氏對於其宣佈緊急狀態所作的解釋雖然振振有詞，但是當今許多國家實施獨裁統治前夕，無不都提出類似的理由，何況甘氏選訟罪嫌尚未洗脫，最高法院如果維持阿拉哈巴德高等法院原判，她是否願引咎辭職？此外再加上明年春天將舉行大選，國大黨是否能繼續執政？都還有待情勢的發展。因此甘氏在此時宣佈緊急狀態，顯然是一種將個人政治前途，在作一種孤注一擲的豪賭，儘管她的勝算很大，但是印度的民主制度却將葬身在她的手中。

六月廿八日，印度政府依據國家安全法規宣佈，在緊急狀態期間，停止五項基本憲法權利，從此剝奪了人民一切合法的權利，使被捕者無法向法院要求有關個人生命、財產的保護權。同時還規定，政府無需說明任何理由得逮捕反動份子。這次宣佈的目的主要在防止反對派人士擬於六月廿九日起，展開為期一週的長期抗議示威遊行。警察當天就利用這條命令，阻止了原訂舉行的羣衆運動，據說被捕者約卅餘人。

經過為期三天的逮捕、鎮壓後，甘地夫人為了收攬民心，乃在六月廿九日下令嚴格控制物價；七月二日政府公佈新經濟政策，下令撲滅走私、逃稅及地產投機活動，所有涉嫌從事此類破壞國家經濟活動者，政府得予逮捕嚴懲，並沒收其財產。在一項內閣會議後，甘氏透過廣播，宣佈政府將實行土改，使千萬無耕地之農民獲得利益。她還宣稱：「實施非常時期措施，可使國家有新的機會去進行經濟改革」。她的主要諾言，在於鄉村方面。她說農民是被剝削最甚的階級，隨而又宣佈檢討最低工資，以圖討好勞工階級。

其他新經濟政策還包括：廢除以契約束縛勞工、分期實行清理鄉村債務、延緩催繳佃農、小工及貧農的欠債、城市征稅額由六千盧比提高為八千盧比、答應工人可以參與工業。這些措施都在打擊中產階級討好工人與農民。

在宣佈緊急狀態的第九天，根據國家安全法規，印度政府於七月四日取締了廿六個好鬥的黨派與組織，其理由為該等組織從事危害國內保安、公共安全及秩序的活動，在警方的協助下，這廿六個黨派分佈在全國的辦事處已悉遭封閉。所禁的黨派可以說包括從極右到極左，大部份為獨立廿七年來為政府公佈的非法政黨，對於合法的反對黨則並未加以打擊。被禁的政黨與團體主要有：極右派印度教黨的年輕狂熱份子所組織的 Rashtriya Swayam

Sevak Sangh (National Volunteer Association)；合法的人民黨中的狂熱份子在二二五年所組的 Hindu Nationalist Jana Sangh；保守的回教組織 Jamate Islam；以毛澤東思想為中心的印共馬列主義派；半文化性質以比哈爾省為中心的 Ananda Marg。

前途有賴於全面改革

甘地夫人在六月十二日被判非法從事競選的兩項罪名，實際上無論就利用政府公務員從事競選活動，或地方官員及警察替她安排羣衆大會來說，似不能算是重大的違規行為。何況公務員之替一位政治家從事競選，地方官和警察為一位執政的總理安排集會，都可能由於一種尊敬而自動的協助，何況甘地夫人還可以利用上訴最高法院，其獲得平反的機會仍然相當大。但是為甚麼她會遭到許多人的反對，要求她應立即引咎辭職呢？主因是她在二九六九年國大黨奪權分裂鬥爭之際，把元老派排擠殆盡，而讎敵過多。在她九年的執政期間，這些元老政治家無不處處對她打擊，企圖把她趕下台來，以雪前恥。此外甘地夫人在外交上採取親蘇政策，在內政上與親蘇共黨合作，都成為反對派抨擊的目標，再加上能源危機、國際經濟惡化和糧食歉收，使印度的經濟也隨世界多數國家之後發生了空前的困難，造成許多人對她的不滿。因此儘管在她當政期間空解了巴基斯坦，促成了孟加拉的獨立，併吞了錫金，改善對美關係，發展核子裝置，將克什米爾印度佔領部份設置行省，以及發射了人造衛星。但是由於經濟落後、糧食不足和人口衆多，使印度人民仍然有相當大的比率生活在飢餓的邊緣。

現在甘地夫人既然以討好農人與勞工，實施新的經濟措施，想拉攏中下層人民來沖淡她在政治上所受的挫折與反對。近來有相當多數的中產階級和貧窮者，對於甘氏打擊私拾物價和囤積糧食的集團，表示擁護。今年春季糧食豐收，導引了許多物價下降，預料今夏的收成也將豐收，此對甘地夫人穩定物價和收攬人心很有幫助。甘地夫人用經濟的行動來分散各方面對她行使獨裁的注意力，可以說已收相當效果，不過有人懷疑經濟上的許多權宜措施雖使人民感到欣喜，但會不會給人民的生活水準獲得提高，還得要看她是否能利用這一機會對權力結構作重大的改革。實施澈底的土改政策，清除貪污和剝削。如果她不能善加利用這次機會，作全面的改革，而一味追求權力，那麼她的政治前途是不樂觀的。